

# 論江盈科《雪濤諧史》中的 士大夫笑話寓言

謝 佳 滢\*

## 提 要

本論文以《雪濤諧史》中的士大夫笑話寓言為焦點，分析其表現手法和寓意，及其如何展現出對於明代士風的反省。第一部分討論「士人」題材的笑話寓言，其主題有「不工文：士人才學的弱化」和「假道學：士人道德的消失」，反映出「真士夫」和「假道學」的辯證關係，「真士夫」為士大夫所追求的理想形象，但在現實中卻是「假道學」居多。第二部分則討論「官員」題材的笑話寓言，以「鑽刺：官員請託之弊」、「弄權：官員專政之惡」和「貪財：官員斂財之風」主題為中心，反映出「末世人心」的官員群像，反映出當時此類士大夫形象之普遍，而此乃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著重諷刺的對象。另外，此類笑話寓言也側面反

---

本文 105.08.21 收稿，106.06.16 審查通過。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映出明代的官職制度、學術狀況和時代背景等，展現笑話寓言的中層寓意；而深層寓意則反映出人性中的弱點和優點，雖不乏關於追求名、利、權的人性描述，但仍有反省和反對權力無限擴張的正面人性。

**關鍵詞：**雪濤諧史、士大夫、笑話寓言

# **The Jokes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Jiang Yingke's *The Harmonic History of Shei-Tao***

Hsieh Chia-ying<sup>\*</sup>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candal of the literati jokes in *The Harmonic History of Shei-Tao*, and how to show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rality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first part, I discuss the jokes of “scholars”, and the theme is “not Good at writing: weakening talents of scholars” and “pedantic: the disappearing morality of scholars”, reflect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rue scholar” and “pedantic”. The “true scholar” is the ideal image pursued by the literati, but it is the “pedantic” in reality. In the second part, I discuss the jokes of “officials”, focus on the theme of “to lobby illegally: the abuse of officials request another’s help”, “to usurp power for personal motives: the power of the officials’ dictatorship” and “to be greedy for money: the trend of officials seeking wealth greedily”. Reflecting the image of the officials, the popularity of such scholars’ image at the time, and this is the irony and allegorical implication of the object in joke fables on superficial.

---

<sup>\*</sup>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In addition, such joke fables also reflect the Ming Dynasty's offici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academic status and background, etc., to show the middle meaning of joke fables; and deep meaning reflects the weaknesses and advantages of human nature. Although there is no lack of the description of pursuit of fame, benefit and power, there are still positive human nature about introspection and opposition to the power of infinite expansion.

**Keywords:** the harmonic history of shei-Tao, scholar, joke fable

# 論江盈科《雪濤諧史》中的 士大夫笑話寓言

謝 佳 滢

## 一、前言

江盈科（1553-1605，嘉靖 32 年到萬曆 33 年，字進之，號荃蘿山人。湖南桃源人），萬曆 20 年（1592 年）進士登科後，先任長洲知縣六年，後從報遷吏部主事到改官大理寺正（萬曆 26 年秋冬），接著恤刑滇黔二年（萬曆 28 年冬到 30 年秋），升戶部員外郎並主試四川（至萬曆 32 年 7 月），最後任四川提學副使。其《雪濤諧史》與《雪濤談叢》、《雪濤聞紀》、《雪濤詩評》一同收入收於《雪濤閣四小書》中，《雪濤閣四小書》應作於萬曆 28 年至 32 年間，最早刊行於萬曆 32 年（今未見），潘之恒（1556-1622）據此本稍加整理，以《雪濤小書》命名，收錄《互史鈔》中，刊行於萬曆 40 年。《雪濤諧史》收錄 153 則笑話（潘氏補錄 5 則），卷尾有謎語 31 則（潘氏補錄 9 則）。除了《雪濤諧史》與《雪濤小說》<sup>1</sup>，江盈科另編纂有笑話集《談言》（11 則），《談言》主要搜集前代流傳的笑

---

<sup>1</sup> 《雪濤小說》有萬曆 38 年和 40 年刻本，此乃潘之恒從《雪濤閣集》（萬曆 28 年寫刻本）抽出 52 則編成二卷，並對某些文本的標題和正文有所修改和刪減，且在篇末附上

話，笑話的主人公往往是歷史名人，內容是與其相關之軼聞；《雪濤小說》（52則）以市井百姓的笑談為主，亦有數則與士大夫相關的笑話寓言，多為江盈科在長洲縣令任內、恤刑雲貴及返京之後的見聞；《諧史》則輯錄時人的笑話，主要呈現晚明社會風貌。由此可見，江盈科的上述三本著作與笑話內容相關。

在上述三本著作中，《雪濤諧史》與晚明社會有較密切的連結，此特色見於其題材來源：「大都所談所聞與所戲謔，皆本朝近事」，其中的「戲謔」性質亦值得注意。冰華居士（潘之恒）〈雪濤諧史引〉中引李君實（李日華，1565-1635）之語：「孔父大聖，不廢莞爾，武公抑畏，猶資善謔」，說明聖人（如孔子和衛武公）亦重視笑話的諧謔性，以「無窮之笑」來「滌性」是其創作目的，可知「性」是其關注重點，亦符合其闡發「性靈說」之文學主張；江盈科的〈雪濤閣四小書序〉也提及《雪濤諧史》為「戲謔之語」，足見「戲謔」和「諧」是《雪濤諧史》的主要特色。雖然其自序云此書內容：「一切無關身心、無當經濟」，定位為無關身心修養與經世濟民，只是純為娛樂的創作意圖，然而《雪濤諧史》中的部分寓言並不只是純粹的笑話，有些亦包含「寓言」的成分，故歷來相關研究多將此書列為「寓言」，如凝溪《中國寓言文學史》和陳蒲清《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指出其寓言在思想上的突出特色，是猛烈地抨擊明代吏治之腐敗，同時也涉及一些社會現象；李富軒和李燕合著的《中國古代寓言史》則認為其寓言多直接干預政教、諷刺時政、指斥官吏，並加以抨擊人類本身的弱點，被收入多種寓言選裡。由上述可知《雪濤諧史》中的「笑話寓言」，是以幽默詼諧的方式反思自己、社會、家國存在關係之寓言。

由江盈科的仕宦經歷而言，可見其由「士」到「仕」的士大夫歷程。在晚明陽明心學影響之下的江盈科，也接受了心學通過改變士風而進一步改造政治的

---

評語。詳參黃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武陵學刊》第33卷第5期（2008年），頁74-75。

本意。值得注意的是，牛建強的研究便指出正德、嘉靖以降的士風異變導致民風改變，並認為下層士子和上層士夫的表現方式不同，但士風異動的實質則相通，特點有利欲意識的強化、躁急競奔的突出等。由上述可見，本應兼具才學和德行的士大夫形象，在晚明已逐漸趨向負面。而江盈科的《雪濤小說》和《雪濤諧史》中皆有「士大夫」題材的笑話寓言，但《雪濤小說》的士大夫笑話寓言多只有表層寓意，因此本文以《雪濤諧史》的士大夫笑話寓言為主要討論範圍（詳參附表二），觀察身兼士人與官員身分的江盈科，如何看待明代士風低落之問題。

歷來研究分析《雪濤諧史》反映社會的面向，多為「對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對官場政治的挖苦」，亦有以「諷諭」分析其中官場文化、針砭訟案、批判社會之主題；或是對於假道學的諷刺。陳蒲清指出寓言作品的形象和寓言的關係，可分為表層、中層和深層寓意，表層寓意是作者所類比的具體事件；中層寓意是前者的概括昇華，反映某一歷史時期特有的精神現象；深層寓意則是進一步的表現為哲學意蘊，反映全民族乃至全人類共同的思維積澱。但上述研究多著重分析諷刺士大夫的表層寓意，間或略提中層寓意（即明代社會背景），而較少深入探討笑話寓言的產生背景文化與深層寓意，觀察此文本何以能流傳至今而不衰。故本論文從三層寓意的視角出發，以《雪濤諧史》為主要討論文本，從江盈科由「士」到「仕」的士大夫歷程，分為兩部分觀察「士人」和「官員」兩種題材的笑話寓言，如何呈現作為士人的江盈科對於「真士夫或假道學」的看法，以及官員違反士大夫形象的行為如何被視為「末世人心」之展現，並分析此二類笑話寓言的呈現方式及其表層、中層與深層寓意，以見其中所呈現的明代士風。

## 二、真士夫或假道學：「士人」題材笑話寓言分析

明代從李贄開始便有對於「真我」和「假道學」的辯證，他反對假道學是因為承認「自然情性」的存在，並由真情引發「童心說」；<sup>2</sup> 而受其影響的公安派重要代表江盈科，亦以「真情」作為其創作寓言之原則。<sup>3</sup> 至於「假道學」的形成也和明末不學之風相關，此亦為明末士人之共識，<sup>4</sup> 因此江盈科對於「真士夫」和「假道學」的看法，便可從「士人」題材的笑話寓言觀察。以下便分為「不工文：士人才學的弱化」和「假道學：士人道德的淪喪」兩部分，主要針對士人的基本條件——「才學」與「道德」，討論其敘述手法及寓意。第一部分的笑話寓言以「書生性懶」和「明故先考」為例，第二部分則以「自標講學」和「菽粟布帛」為例說明。

### （一）不工文：士人才學的弱化

此類題材的笑話寓言可分為「不喜讀書」與「不識典故」兩個主題，並藉此引發笑點。「不喜讀書」如 89 則「書生性懶」：

有書生者性懶，所恨書多耳。讀《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誦讀。」

<sup>2</sup>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91。

<sup>3</sup> 陳新怡：《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顏瑞芳先生指導，2012 年），頁 28。

<sup>4</sup>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45。

(頁 886)<sup>5</sup>

此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是嘲弄書生懶於讀書而恨書多，因此讀到《論語·先進》中顏淵之死時（「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sup>6</sup> 便稱賞顏淵「死得好」，因若顏淵若不死則有「上下顏回」，結果將是「累我誦讀」。其引人發笑乃是源於乖訛論（不協調理論）之作用，<sup>7</sup> 因為讀四書本為書生之本分，故上述的「稱賞」之言便不合其身分舉止，「死得好」一語更凸顯出此書生並不敬重顏淵在儒家的崇高地位，故其反應令人覺得荒謬可笑；另一個笑點則是優越論，<sup>8</sup> 展現出書生的無知，因為熟讀四書之文人便可知〈先進〉之後即是〈顏淵〉，因此即使無「上下顏回」，亦有以顏淵為主的篇章累其誦讀，此書生由於不熟悉《論語》而發此謬論，故能引發同樣知識背景的讀者之笑點，可見孔門聖賢笑話反映了科舉考試及其命題方式之影響。<sup>9</sup> 另外，《論語》既為明清科舉考試的科目，又為太子講學和宮中皇帝經筵所重視，故晚明產生許多《論語》相關著作，<sup>10</sup> 而此笑話寓言的中層寓意也反映出晚明四書學的蓬勃發展；至於深層寓意則反映出人類辛苦學習時不免產生的惰性，表達出對於人性的深刻理解。

而 104 則「明故先考」亦是嘲笑士人不讀書的笑話寓言：

<sup>5</sup> 本論文採用版本為明·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增訂本）》（長沙：嶽麓書社，2008 年），下冊。本論文中《雪濤諧史》引文皆引用自本書，以下引文隨文標註頁碼，不另作註。

<sup>6</sup> 清·簡朝亮著，趙友林、唐明貴校注：《論語集注補正述疏：附〈讀書堂答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3 年），中冊，卷 6，頁 654。

<sup>7</sup> 「乖訛理論」即是「失諧——解困」理論，當解開笑點衍生的不協調感，隨之而來的訝異會使我們發笑。詳參（英）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洪慧芳譯：《讓你瞬間看穿人心的怪咖心理學：史上最搞怪的心理學實驗報告》（臺北：漫遊者文化出版社，2008 年），頁 195。

<sup>8</sup> 「優越理論」是藉由嘲笑貶低他人而獲得優越感。同前註，頁 185。

<sup>9</sup> 黃慶聲：《解頤編：中國古代笑話專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頁 199。

<sup>10</sup> 陳昇輝：《晚明《論語》學之儒佛會通思想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高柏園先生指導，2003 年），頁 43。

常郡有千戶王姓者，述一謔語，調笑青衿曰：「某人父子皆補生員，及臨歲考，逡巡不敢赴試。子乃謀諸父曰：『盍作死乎？死則子應居艱，皆得免考。』父然之，比召道士寫靈牌，寫云：『明故先考。』父乃憮然曰：『若先考，則某何敢死。』」此舊謔也。（頁 890）

王千戶引述的舊謔（筆者案：出處不明，待考），提及一對父子皆為科舉制度中最底層的生員（其他別稱尚有青衿和秀才等），<sup>11</sup> 臨歲考<sup>12</sup> 而不敢赴試，故希望其父假死、子居喪，使父子皆能免考，<sup>13</sup> 此乃第一個笑點，即是這對父子提出荒謬的方法，以逃避讀書人趨之若鶩的科舉制度。接著，父子請道士寫靈牌時，則是此笑話寓言的高潮，「先考」乃是對於亡父的稱呼，出於《禮記·曲禮下》：「生曰父，……；死曰考」，<sup>14</sup> 但身為生員多年的父親卻不識此語，見到「明故先考」時，將「明朝過世的亡父」誤解為「明日先考試」，因此後悔說若這樣則不敢假死，「先考」的雙關語義在此成為笑點，「士人不讀書」亦是此笑話寓言之「表層寓意」。

另外，此笑話寓言之記錄應在江盈科在長洲（江蘇省蘇州市）縣令的任期內，因為常郡即為常州（位於今江蘇省地級市），與長洲地理位置相近，故有與常郡千戶交遊之可能。明代的蘇州府（今蘇州市）文風鼎盛，曾產生文狀元 8 位

<sup>11</sup>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 年），頁 170-174。

<sup>12</sup> 歲考起自正統年間，決定對諸生的獎懲黜置，因朝廷要求提學官每年都要巡歷考校所屬儒學，一歲一考，萬曆 42 年 9 月改為三年一考。在歲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員，才可以參加科考。在科考中獲得第一、二等（總共也是六等）的生員，才能獲得鄉試的資格。詳參吳恩榮：〈科考、遺才與大收：明代鄉試資格考試述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頁 98。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27。

<sup>13</sup> 清·張廷玉：《明史》卷 70〈選舉二〉：「舉子，……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員，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武英殿本），頁 1132。

<sup>14</sup>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曲禮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 年），頁 141。

和武狀元 1 位，<sup>15</sup> 故同席的青衿聽見王千戶（衛所兵制之武官）的笑話時才會不服，杜撰與「王」姓相關的笑話反唇相譏：

席間一青衿，遂頓撰一謔，答王千戶云：「有總兵者，起家徒步，不諳書，只識得一個王字。一日，點閱千戶文冊，第一名姓王，喚王千戶，第二名姓匡，乃喚曰上匡床的王千戶，第三姓土，乃喚曰斫破頭的王千戶。」其敏捷亦復爾耳，真可笑也。（頁 890）

在此笑話中，千戶「不諳書」的武官身分被作為取笑對象，「只識得一個王字」更暗諷王千戶只知己姓，不識與「王」字形相近的「匡」和「土」，而千戶使用的粗俗描述亦形成笑點，並顯示出以自己為本位的思考方式。青衿隨意杜撰的笑話，具了機智和幽默<sup>16</sup> 的特點，故被同為文人身分的江盈科評為「敏捷」，凸顯出土人終究是占上風的一方。由此可見，笑話寓言中的士人「不工文」主題，藉由誇張和嘲弄手法反映出部分士人的懶於讀書，因此士人應具備的「才學」已弱化。但不可忽略的是，此類笑話也可能出自於其他身分的人對於士人的偏見，如上述笑話寓言中呈現了士人與武官的針鋒相對，由於明代的武官最高的品級是總兵，明代的考試制度有文武兩途，武試得考弓馬和文事，但不為人重，只能做皇宮外站立的侍衛，而文狀元點取後則立即授職翰林院修撰。至於不由科舉出身的武官全由招募而來，目不識丁，故為人所瞧不起，<sup>17</sup> 即是此笑話寓言的中層寓意。而深層寓意則是人類捍衛自己身分的心態，因此面對他人的

<sup>15</sup> 文狀元為施槃、吳寬、毛澄、朱希周、顧鼎臣、沈坤、申時行、文震孟，武狀元則為陳大猷。詳參胡敏：《蘇州狀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42。

<sup>16</sup> （美）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原著，蔡佳瑾審譯、吳松江譯：《文學術語手冊》（臺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出版，2012 年），頁 437-439。機智（wit）是以言簡意賅的文字表達，旨在造成滑稽的驚奇，而幽默（humor）話語的說話者則本意嚴肅。

<sup>17</sup> 周劭：《中國明清的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35-41。

攻擊時會產生攻擊性的防衛機制<sup>18</sup>，不論何種身分地位者皆然。

## （二）假道學：士人道德的淪喪

相較於「不工文」的士人，「假道學」則是另一種被批評的士人樣貌，如 23 則「自標講學」：

黃郡一貧生，自標講學，其鄉紳曰：「此子有志。」以一牛贈之。貧生牽回，其兄即收牛耕地，生怒，兄曰：「有無相通，何得見怒？」生應曰：「誰叫你不講學，也討個牛。」（頁 869）

講學活動在明代中晚期影響極大，講學活動是以講會為典型的表現形式，並以修德和儒學教育為目的，而成為廣泛活躍於全國士人和城鄉之間的社會活動，從嘉靖初（1522-1566）至天啟（1621-1627）末最為發達。參與講會者多數無法通過鄉試、會試和以貢、監等方式進入更高的階層，故通過講會使諸生與學問、地位更高的官員或名士形成同志關係，而在科舉中獲利。<sup>19</sup> 由上述可見，黃郡（黃州，湖北省東部）貧生自標講學，不只是為了博取美名，此笑話寓言中的「自標」之舉也為其取得實質的利益——即是鄉紳的贈牛。

此笑話寓言的笑點首先在於貧生及其兄之語氣差異，自標講學的貧生以直

<sup>18</sup> 心理防衛或稱自我防衛機制、防衛機制和防衛機轉等（Self-defense Mechanism/Defense Mechanism），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心理學名詞，指自我對本我的壓抑，這種壓抑是自我的全然潛意識的自我防禦功能，是人類為避免精神上的痛苦、緊張焦慮、尷尬、罪惡感等心理，有意無意使用的各種調整心理。攻擊性防衛機制的行為有置換（displacement）和投射（projection），置換將能量從不可觸犯的客體，轉移到其他可以觸犯的客體之上；投射是將自己無法接受的慾望、想法和衝動，投射到他人身上。其女發展此理論，詳參（瑞士）Anna Freud: *Das Ich und die Abwehrmechanismen* (Wien: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36), pp.50-63.

<sup>19</sup> 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7、12-13。

白口語回應其兄文雅的問句，二人身分和語氣的落差便形成笑點；其次，「自標」則暗示貧生無講學之實名，卻藉由講學的形式使鄉紳誤會其「有志」。接著，貧生面對其兄收牛的反應則將情節推向高潮：「誰叫你不講學，也討個牛」，此一鄉紳贈牛的情節，反映出明代鄉紳捐獻學田，以助貧廩生的社會背景。<sup>20</sup> 貧生的自道明白點出標舉講學是為獲取利益，接著江盈科以層層遞進的敘述方式，清楚地呈現出此笑話的表層寓意為諷刺貧生以講學為名，實為獲利的不當舉動；中層寓意則反映出明代中期以後，黃州講學運動的蓬勃發展。由於明代講會流行與陽明學的興盛密切相關，王陽明主講白鹿洞書院，而黃州府毗鄰江西九江郡，故黃州受王學浸染頗深。明中葉後書院大興，書院總數居湖北全省之冠，<sup>21</sup> 可見以「黃州貧生」為主角之代表性意義。至於深層寓意則反映出追求名利的人性，在各行業皆然。

而在此則之後，江盈科附上另一則相關的笑話寓言，兩則可互相參照：

又一廩生亦自標講學，遇分膳銀，其為首者稍多取。生謂同儕曰：「彼多取，爾好說他。」同儕曰：「公何不自說？」答曰：「我是講學人，不好說。」吁！二事雖微，悉見假道學心事。先正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信夫！（頁 869）

廩生又稱廩膳生員，屬於生員的一種。明初生員在學校會饌，所食為廩饌（學糧），之後生員只在學倉之取廩銀或膳夫銀，弘治年後（1488-1521），學糧多改支折色，成為廩銀，<sup>22</sup> 嘉靖、萬曆時期廩生廩米折銀額數，大體遵循廩米一石

<sup>20</sup> 同註 11，頁 417。

<sup>21</sup> 劉禮堂、方正：〈人文重鎮形成的文化生態——以明代黃州府為考察中心〉，《江漢論壇》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頁 111。

<sup>22</sup> 同註 11，頁 416。

折銀五錢的規定，<sup>23</sup> 故此笑話寓言中的廩生領膳銀是在此狀況下產生。其敘述廩生面對為首者多取膳銀而不敢仗義執言，而要求其他同儕數落他，當同儕反問廩生何不自說，他卻自稱「講學人」，為自己的怕事開脫，表層寓意是諷刺廩生自標講學以示清高，卻不敢對現實中的不公義有所反抗；而中層寓意則反映出明代廩生的經濟來源，以及對於「假道學」言行不一的批判。江盈科在文末引前代賢者邵寶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sup>24</sup> 評價前述兩則笑話寓言，並列兩則以士人為主角的的笑話寓言，江盈科加入自己的評論，以加強「信夫」的感嘆。因為上述士人皆為「假道學」，與講學主流的陽明心學所重視的道德反思與實踐背道而馳，故無法稱為真正的士大夫。而深層寓意則反映出人類投機取巧的心態，一當掌握有利可圖的身分時，便欲從中獲取最大利益。

第 50 則「菽粟布帛」取笑的理學家，則是另一種假道學的面貌：

理學家文字，往往剽襲語錄，鋪敘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  
楊升庵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此足令藏拙者藉口。（頁 876）

此笑話寓言首先指出理學家文字抄襲自語錄的常見現象，卻大言不慚地告訴他人：「吾文如菽粟布帛」，即以菽粟布帛為生活必需品，比喻極平常而又不可或缺之物，因此江盈科引楊升庵（即楊慎，1488-1559）嘲笑理學家之語，以使此類人緘口。楊慎之語應出自〈陸韓論文〉：

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

<sup>23</sup> 展龍：〈明代廩生釋論〉，《社會科學輯刊》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頁 140。

<sup>24</sup> 邵寶（1460-1527），字國賢，號泉齋，別號二泉，江蘇無錫人。成化 20 年（1484 年）進士。正德 11 年在惠山建立二泉書院，教育學生做「真士大夫」，不為「假道學」。明·張愷：〈行狀〉，清·沈佳：《明儒言行錄》卷 6（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 年），頁 803。

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sup>25</sup>

江盈科將楊慎所說的「道學」換為「理學」，可見其認為二者指涉的意義基本相同。楊慎批判當時盛行的理學詮釋經典方式，也源於其批判明代考試制度的傾向，<sup>26</sup> 故引述楊慎對於理學家的嘲笑有其合理性及意義。此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是諷刺理學家以他人言為己言的抄襲行為，當理學家自豪地以抄襲而來的「語錄」和菽粟之重要性相比，但楊慎聽聞此語後，卻先褒後貶地點出語錄的重大缺陷為「陳陳相因」，而以「紅腐不可食」否定抄襲而成的語錄價值，此乃第一個笑點，也是江盈科引用此語之主要意義。另外，在此笑話寓言中也加入理學家的自誇之語被點破後，所產生的尷尬反應（令藏拙者藉口），而楊慎則描述自己戲語後「一座大笑」的在座眾人反應。相較之下，前者的敘述製造了較大的衝突感，因此理學家的反應成為第二個笑點，將此笑話寓言的敘述推向高潮。

由上述可見，上述兩種主題的笑話寓言——「不工文：士人才學的弱化」（如「書生性懶」、「明故先考」）和「假道學：士人道德的淪喪」（如「菽粟布帛」、「自標講學」），表現出土人應具備的「才學」和「道德」已逐漸不存，上述笑話寓言皆有表層、中層和深層寓意，表層寓意多是諷刺部分士人不當的言行舉止，而中層寓意則和明代士風有所連結。至於深層寓意則是藉由笑話寓言的形式，

<sup>25</sup> 明·楊慎：〈陸韓論文〉，《升菴集》卷 5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 1270 冊，頁 441-442。

<sup>26</sup> 明·楊慎：〈文字之衰〉：「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儒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聘已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舉業之陋〉：「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同前註，頁 447-448。

反映出人類學習時的惰性、捍衛自己身分的合理性，以及投機取巧的心態，對於士大夫的針對性較低。此外，江盈科也使用了諷刺、誇張、遞進等敘述手法，凸顯出「假道學」的種種面貌，以產生幽默的敘述效果，可見《雪濤諧史》中的笑話寓言是觀察明代士風以及普遍人性的一個重要角度。

### 三、末世人心：「官員」題材笑話寓言分析

「末世人心」之語出於 126 則「脫靴留記」，敘述地方官離任時，父老脫靴留記時的對話，此脫靴留記之「舊規」<sup>27</sup> 是其所諷刺者，「末世人心」是江盈科對此則笑話寓言的評論，認為不重百姓只重虛名的官員，正是末世人心之展現，此心態之產生可與此節的「官員」題材笑話寓言並觀。上一節已從《雪濤諧史》中的笑話寓言觀察明代「士人」形象之墮落與士風之關聯，士人讀書乃是為求取功名，當士人用盡各種方法獲取功名後，其「道德」卻更加墮落，因此針對「官員」題材的笑話寓言，江盈科較著重於諷刺官員「道德」墮落之問題。以下將聚焦三種主題的笑話寓言，即「鑽刺：官員請託之弊」、「弄權：官員專政之害」與「貪財：官員斂財之風」，並探討笑話寓言之寓意、敘述手法及其寓意，以便從中觀察與明代士風之關聯。第一部分的笑話寓言以「行取充科道」和「持卷納袖」為例，第二部分則以「其嚴乎」和「民田瘠腴」為例，至於第三部分以「假銀也收」和「百金行賄」為例說明。

#### （一）鑽刺：官員請託之弊

「鑽刺」主題的笑話寓言，有 24 則「行取充科道」：

<sup>27</sup> 「此言雖戲，末世人心，大都爾耳。雖然，舊規所有，而無更之，則其政又可知已。」同註 5，頁 896。

國朝新中進士，凡選館者，除留授翰林編檢外，皆補科道；其中、行、博士、推、知，皆拔其尤者，行取充科道。京師人為之語曰：「庶吉士要做科道，睡著等；中、行、博士要做科道，跑著尋；推、知要做科道，跪著討。」（頁 869）

《明史·選舉志一》：「給事中、御史，謂之科道」，<sup>28</sup> 便指出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十三道監察御史掌糾內外百司之官邪，二者皆為言官，合稱為科道。<sup>29</sup> 而明代科道官的選拔方法有五：皇帝直接任用、推薦（明中期以後少用）、考選（參加考選的京官必須是進士出身，如兩京六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等；地方則知縣、推官、教官，不拘進士出身，舉貢亦可）、庶吉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一試，留院的授受編修、檢討，不留者可出為科道官）、翰林兼或改科道（翰林官改科道，往往是事出專使，事畢復官）。雖然科道官品秩近於地方知縣，但仕途廣闊且升遷便捷<sup>30</sup>（上述引文中的官職名稱、職掌與品秩可參附表一），如御史遷轉多為按察使（正三品）、按察副使（正四品），故科道在明代號稱「極清華之選」。

此笑話寓言描述官員為尋求任科道一職的機會，而以不同官職的反應凸顯了「科道」一職位的熱門，以及官員為了獲得此職位的汲汲營營。「庶吉士改授」是明代科道官選拔的途徑之一，因此除了自願留於翰林院的編檢（掌敕告，正七品）之外，庶吉士多能任科道，因此以「睡著等」比喻此職位之易得；而「中、行、博士」指京官中的「中書舍人、行人、博士」，經過考選者實授「給事中」，或經過試職一年後實授「御史」，此亦為科道的選拔途徑之一，由於考選方得經

<sup>28</sup> 同註 13，頁 1147。

<sup>29</sup> 同註 12，《明史選舉志考論》，頁 340。

<sup>30</sup> 王天有、陳稼禾：〈試論明代的科道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2 期（1989 年），頁 40-41。

過篩選或試職，因此仍需付出相當的努力，故比喻作「跑著尋」；至於「推、知」是地方官的「推官、知縣」，由於是外官內遷，故稱「行取」。<sup>31</sup> 但地方官考選科道並未如京官有進士出身的限制，因此競爭較多，地方官為了考選科道而有更多競爭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故比喻為「跪著討」。

此笑話寓言的敘述者是京師人（即北京順天府），從選拔科道的難易與否，層層遞進地表達出對於汲汲營營的官員的嘲笑，此乃表層寓意，亦是此笑話寓言的笑點所在；而中層寓意則呈現出明代官職文化中的真實現象；至於深層寓意則是人類對於名、利、權的追求。雖然上述文本並未特別具體提及鑽刺，然而「跑著尋」和「跪著討」卻已暗示出官員對於獲得「科道」官職，而無所不用其極的種種作為。

至於具體描述鑽刺內容的笑話寓言，則有 39 則「持卷納袖」：

余同年朱進士號恕銘者，出宰金谿。適督學按郡，將發考案，召郡邑官長入見。及門，有兩儒生持二卷，強納朱公袖中，公卒然納之。及填案已畢，督學問朱曰：「可有佳卷見遺者乎？幸教之。」朱無以應，遂出袖中二卷，皆得補弟子員。朱出，笑謂人曰：「看如許事，莫道鑽刺都無用。」（頁 874）

此笑話寓言描述與江盈科同年的進士朱恕銘應是朱錦（字文弢，號恕銘），<sup>32</sup> 由京官出任江西金谿縣（今江西省東部的撫州市，地處撫河中游）縣官時，遇到鑽營刺探的官場文化。其中提及之「督學」即為「督學憲臣」，提學制度在萬曆初年成熟，提學院道官為一省專門的督學憲臣，其按臨各府，親自考校生員。<sup>33</sup> 因

<sup>31</sup> 同前註，頁 40。

<sup>32</sup> 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餘姚縣志》卷 23 列傳 13（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據清光緒 25 年刊本影印），頁 11。此條材料承蒙學棣游勝輝提供，特表謝忱。

<sup>33</sup> 同註 12，《明史選舉志考論》，頁 130。

此當郡邑長官朱恕銘被督學召見時，兩儒生將考卷強納於其袖中，引發了敘事的懸宕，讀者必須待督學假意問道：「可有佳卷見遺者乎？幸教之。」才能得知兩儒生強納考卷之意義，朱恕銘至此恍然大悟，只得交出袖中二卷，使兩儒生得以補弟子員。

明清時稱縣學生員為弟子員，若士人參加鄉試不第，可以補博士弟子員。<sup>34</sup>明代地方學校雖有完整的考試制度，但中期以後逐漸流於形式，<sup>35</sup>是故朱恕銘離開後，方笑謂人曰：「莫道鑽刺都無用」，這正是此笑話寓言之笑點。他的「笑」是無奈而諷刺的，因為面對督學的明知故問，他不情願地成為儒生鑽刺的幫手，既是自嘲也是嘲笑鑽刺者，這也是此則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中層寓意則反映明中期以後請託作弊日益嚴重，<sup>36</sup>經由科考官請託成功入仕者，則又導致「全不曉文章」<sup>37</sup>的結果，考試制度不公平的問題在此展現。至於深層寓意則是反映出人類為了追求「名」的不擇手段，以及面對不公平的制度時，未必有勇氣抵抗權力壓迫的無奈。

## （二）弄權：官員濫權之惡

11 則「其嚴乎」則是以嚴嵩弄權為題材的笑話寓言：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效。有朝士相與聚

<sup>34</sup> 明·李維禎：《玄對齋集·序》：「自先通奉始以儒成進士，科第相踵，博士弟子員凡數十人，獨於古文辭闕如也。」收入氏著：《大泌山房集》卷 2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39 年刻本，卷 80-81、91-93 配鈔本影印），第 150 冊，頁 755。

<sup>35</sup> 陳寶良：〈明代地方學校生員考試制度考述〉，《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頁 89-90。

<sup>36</sup> 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考論》（瀋陽：瀋陽出版社，2005 年），頁 166。

<sup>37</sup> 明·沈德符：〈薛文清主試〉，《萬曆野獲編》卷 14「科場」（臺北：新興書局，1976 年），頁 375。

談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怪敢爾？」一人答曰：「這怪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頁 866）

「世廟」指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7），「嚴分宜」則是嚴嵩（1480-1567），因其為江西分宜縣人，故有此稱呼，其任職首輔約 15 年（1548-1563，嘉靖 23-41 年），「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效」或指《明史·陶仲文傳》記載嘉靖中道士陶仲文「以符水嘆劍，絕宮中妖」<sup>38</sup>一事，《明史》未特別描述妖之形象，但關於宮中妖怪的敘述應全非杜撰，故為此則笑話寓言題材所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葉後的開口世人輯《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以下簡稱《四書笑》）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一則，與此則笑話亦有互文關係：

世廟時，嚴分宜用事，適有怪見於宮中，其形多目多手，以問群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為郎官，對人揶揄曰：「人自不讀書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何謂？元美曰：「《大學》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微聞之，深惡焉。<sup>39</sup>

在江盈科的敘述中，首先評價嚴嵩「竊弄國柄」，並將此暗合「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效」；而《四書笑》則是以「用事」客觀地表達其當權執政的實際狀態，直到王元美（即王世貞，1526-1590）揶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才明確點出二者之關聯。此典故出於《禮記·大學》曾子之語，<sup>40</sup>這正是此笑話寓言的笑點，其一是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描述嚴嵩之竊弄國柄之罪，已為眾人所不容的狀況，只是礙於其權勢而敢怒不敢言，並將嚴嵩作為與宮中之

<sup>38</sup> 同註 13，頁 5287。

<sup>39</sup> 明·開口世人輯，聞道下士評：《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臺北：天一出版社，1984 年），頁 8。

<sup>40</sup> 宋·朱熹：《大學章句集注》傳六〈釋誠意〉之一，收入氏著：《四書集注》（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頁 7。

「怪」的形象連結；其二是將嚴嵩之「嚴」姓，與〈大學〉之「嚴」（意指嚴厲）相等同，「揶揄」的語氣使得嘲笑與貶低的意味多於批判。最後，《四書笑》還描述了嚴嵩聽聞後「深惡之」的反應，凡此皆顯示出王世貞與嚴嵩不共戴天的殺父（王忬，1507-1560）之仇，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亦有對於嚴嵩的批評，此則笑話寓言以王世貞作為笑話中的敘述者，便有其合理性與意義。

而在敘事手法方面，江盈科使用了「歇後」和「雙關」，使熟於〈大學〉的讀者一望即知其諷刺意涵。另外，但江盈科並未特別強調笑話中敘述者的身分，而改為「一人」，將此笑話寓言的敘述者擴大為不特定對象，任何人對於嚴嵩都有上述一致的看法，而不只限於王世貞個人為了報復的創作動機。總之，此則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為諷刺嚴嵩弄權，在兩則文本中是相同的；而中層寓意在江盈科的敘述中較明顯，反映出明代內閣制的首輔權力極大，<sup>41</sup> 至於「符咒驅之不效」也側面反映出明世宗之虔信道教。另外，深層寓意則是人類面對權力無限擴張時所產生的排斥感。

30 則「民田瘠腴」亦是官員弄權的另一則笑話寓言：

黃郡一孝廉，買民田，收其旁瘠者，遺其中腴者，欲令他日賤售耳。乃其民將腴田他售，孝廉鳴之官，將對簿。其民度不能勝，以口銜穢，唾孝廉面。他孝廉群起，欲共攻之。時鄉紳汪某解之曰：「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諸孝廉皆灰心散去。鄉紳此語，足令強者反己，殊為可傳。（頁 871）

黃郡（即黃州，湖北省黃岡市）一孝廉（明清對舉人的雅稱，即鄉試中試者）買民田時，選擇旁邊較貧瘠的田，而不買中間較肥沃的田，因為他打算採用圈地方

<sup>41</sup> 嘉靖皇帝為了處理「大禮」引發的君臣衝突，賦予首輔很大權力。詳參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頁 364。

式，逼田主人日後將中間的田地賤售與他。但後來田主人卻不然，而將肥沃的田賣給他人，孝廉因此告官。由於明代舉人有向地方官說事的特權，<sup>42</sup> 故田主人知道官司在官官相護的情況之下並無勝算，所以就吐穢物到孝廉臉上洩憤，其他孝廉便因此批評田主人。協助調解的汪鄉紳便說：「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使孝廉氣餒散去。此則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是批評孝廉佔百姓便宜的心機；中層寓意則是反映明代地方官討好舉人的現象，<sup>43</sup> 故汪鄉紳之語，正是要令孝廉自省，並為百姓設身處地著想；也反映出明代中葉以後，不同階層對於地權爭奪的加劇。<sup>44</sup> 「孝廉面」與「百姓口」的對照與雙關，正是此笑話寓言的笑點，「面」既指孝廉被唾之「臉」，也是孝廉的「面子」；而「口」既指百姓唾孝廉之「口」，亦是百姓之「心聲」。而深層寓意則是人類追求利益時剝削弱者的心態，以及人類從衝突中自省的能力。

此則笑話寓言在江盈科《雪濤小說·戒吞產》中有另一則異文：

楚中一孝廉善營殖，數用勢籠其鄉人。一日鬻鄉人田，受契良久，不與值。即與之，輒以敗繒、惡器、牛馬齒長者抵值，而昂其價。鄉人不平，出詈語淬之，孝廉乃訴於官，以為辱己。及署門，將入對簿，鄉人度官司必且笞己，恚恨甚，乃伏地以口含糞，唾孝廉面，耳目口鼻皆糞也。俄而他孝廉聞之，曹起恨鄉人，欲並力攻之，一縉紳偶至，微言解之曰：「諸公於此無甚怒鄉人，當更自反。」孝廉皆曰：「何也？」縉紳曰：「爾但知士夫的面是面，不念小民的口也是口。夫彼口含糞穢，豈不自念其口？然而自此者，誰迫之也？」諸孝廉服其言，皆解散去，不復相助。

<sup>42</sup> 同註 11，頁 486。

<sup>43</sup> 同註 11，頁 265。

<sup>44</sup> 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9-10。

鄉人聞縉紳語，亦自悔輸罪，事遂旋解。<sup>45</sup>

和此則異文互相參照，可見此則笑話寓言描述更多細節，雖然衝突原因稍異，前則是鄉人將腴田售予他人，此則是孝廉「不與值」，但衝突內容基本上一致，唯此則包含孝廉與鄉人衝突的前因、後果和過程，及縉紳「微言」的內容、鄉人和諸孝廉經過調解後的反應等。而由此可見他對此則笑話寓言的重視，也和勸戒之意圖密切相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孝廉的籍貫也呈現出時人對於兩湖地區人民性格認識的差異，「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的諺語反映出湖北人負面形象是凶狠、狡詐，<sup>46</sup> 因此當鄉紳調解時，黃郡孝廉的反應是「灰心散去」；而《雪濤小說》是江盈科任長洲知縣或求仕時期的所見所聞所感，因此孝廉籍貫為楚中。而身為湖南人的江盈科，描述楚中孝廉的形象較為正面，對於鄉紳調解的反應是「服其言」，鄉人亦「自悔輸罪」。上述的細節和心理描寫使得讀者身歷其境，可與前一則互相補充，前一則是以江盈科的評斷作結：「足令強者反己，殊為可傳」，認為縉紳之微言能使「強者」反省勿以強欺弱，故有流傳價值，與後一則針對「勸戒」孝廉勿仗勢侵占百姓財產的編纂意圖略有差異。

### （三）貪財：官員斂財之風

而關於貪財的笑話寓言，有 94 則「假銀也收」：

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謁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錠，謂左右曰：

「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

<sup>45</sup> 明·江盈科著，黃仁生校注：《雪濤小說（外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1。

<sup>46</sup> 袁紅、王英哲：〈從文化視角探討九頭鳥形象對湖北人形象塑造的價值〉，《湖北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2 期（2013 年），頁 219。此說乃由評論人劉家幸先生提供，特表謝忱。

新任，要取個進財吉兆。」（頁 887）

此則笑話寓言首先指出官人性貪，因此初上任謁城隍時，見神座兩旁有假銀錠（銀錠狀的紙錢），便要下屬替他收來，作為新上任的進財吉兆。此笑話寓言之笑點在於官人明知此為假銀錠，而不顧傳統禁忌，將之收為己有，即便是供給神鬼且為眾人所不取的紙錢也不例外，人間的「進財吉兆」和燒與幽冥的「紙錢」形成荒謬感，運用反差與誇張的手法，更加凸顯出貪官急於斂財的形象，這正是此則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諷刺貪官貪得無厭，即便是紙錢亦不放過。另外，中層寓意則側面反映出明代城隍信仰的興盛，明清各府州縣幾乎都設城隍廟，凡府、州、縣官員新上任，有先謁城隍之習俗，因其為和現世行政機構相對應的冥界行政官，因此官府對於城隍的祭祀尤為尊崇，<sup>47</sup> 故貪官初上任時必須先謁城隍。至於深層寓意則反映出人類追求無窮財富的慾望。

而 95 則「百金行賄」也是諷刺貪官的笑話寓言：

有官人性貪，而示人以廉。初仕，向神發誓曰：「左手要錢，爛了左手；右手要錢，爛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賄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為解，曰：「請以此金納官人袖中，便爛，也只爛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輒納之。（頁 887）

此則笑話寓言亦直指「官人性貪」，但卻矯揉造作地「示人以廉」，為使他人信服，便於初仕時向神立下「要錢則爛手」的重誓。後來有人以百金行賄，貪官想接受卻又畏懼前誓，其下屬為之解套的辦法是：將錢納入袖裡，不經手拿取即可，貪官便如此做。此則笑話寓言的笑點在於屬下提出的辦法，將金錢納入袖裡仍是要錢，貪官即違背其重誓，然而貪官卻以為如此即可逃避懲罰，而形成荒謬

<sup>47</sup> 鄭土有、王賢淼：《中國城隍信仰》（上海：三聯書店，1994 年），頁 112-113。

感，故此則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在於諷刺貪官要錢卻又假清高。至於中層寓意則反映出明代官員的薄俸制，洪武九年（1376）實行俸鈔折色之制，且吏員名目繁多，因此洪武朝後貪風盛行，<sup>48</sup>「百金」對官員而言自然是極大的誘惑。由上述兩則笑話寓言可見，「貪官」之「貪」雖和其本性不脫關聯，卻也和明代薄俸制度息息相關，故在批判貪官的笑話寓言底下，其實隱含著明代的官職制度弊病。江盈科雖然未必是以批判此制度為目的，但上述兩則笑話寓言卻無形中側面反映了明代士風墮落，而此亦反映出深層寓意，表現了人類在利益當前時所產生的猶豫，和自欺欺人的心態。

上述「官員」題材的士大夫笑話中，可分為「鑽刺：官員請託之弊」（如「行取充科道」、「持卷納袖」）、「弄權：官員專政之惡」（如「其嚴乎」、「民田瘠腴」）和「貪財：官員斂財之風」（如「假銀也收」、「百金行賄」）主題，可見與無功名的士人相較，官員的道德敗壞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了明代士風墮落的層面，已遍及士大夫的各階層。上述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多是諷刺官員汲汲營營地追求名、利、權；中層寓意則反映出明代的科舉制度和官職文化等弊病；深層寓意則有各種人性面向，如負面人性中對名利權的追求，或是正面人性中的自省能力，和排斥權力的無限擴張等。江盈科藉由反差、誇張和諷刺等手法表達官員言行的荒謬，也側面地呈現了明代士風的種種醜態，凡此皆為「末世人心」之展現。

## 四、結論

本論文以《雪濤諧史》中的士大夫笑話寓言為焦點，觀察身兼士人與官員身

<sup>48</sup> 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72-473。

分的江盈科，如何看待明代的士風低落之問題，並分析其表現手法和寓意，及其如何反省明代的士風。江盈科藉由笑話寓言的形式，以諷刺和誇張等手法呈現其中的荒謬感，除了幽默的效果之外，也可窺見其對於政治的關注。本論文在第一部分首先討論「士人」題材的笑話寓言，其主題有「不工文：士人才學的弱化」和「假道學：士人道德的淪喪」，反映出「真士夫」和「假道學」的辯證關係，「真士夫」為士大夫所追求的理想形象，但在現實中卻是「假道學」居多。第二部分則討論「官員」題材的笑話寓言，以「鑽刺：官員請託之弊」、「弄權：官員專政之惡」和「貪財：官員斂財之風」主題為中心，反映出「末世人心」的官員群像，「由士而仕」是士大夫的仕宦歷程，但士人作為「士」之時便已非「真士夫」，待其入「仕」後，更只有每下愈況之可能，因此以「官員」為題材的笑話寓言眾多，反映出了當時此類士大夫形象之普遍，而此種形象正是笑話寓言的表層寓意著重諷刺的對象。

另外，上述笑話寓言也側面反映出明代的官職制度、學術狀況和時代背景等，此乃《雪濤諧史》以時事為題材來源所必然造成的結果，這也展現了笑話寓言的中層寓意；而深層寓意則反映出人性中的弱點和優點，上述笑話寓言中雖不乏關於追求名、利、權的人性描述，但仍有反省和反對權力無限擴張的正面人性。本論文旨在藉由考察笑話寓言和明代士風的關聯，以期深化笑話寓言其中的寓意分析，並結合江盈科的仕宦經歷，以分析作為士大夫的一員，他是如何觀看當時的士大夫亂象，而有「末世人心」之嘆，笑話也因而成為對抗末世人心的一種形式；同時也有對於普遍人性的嘲弄，即使經過學問與道德的長期淬鍊，仍有難以克服的時候，如此普遍的人性因而超越了晚明社會背景，江盈科的《雪濤諧史》能流傳至今，正是因為其中對於思想解放的嘗試。而這樣的思考，也帶給了現代的士人一些自省空間與面向，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如何兼具才學與道德，始終是歷代士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附表一：科道來源職稱、職務、品秩表

|     | 職稱      | 職務                                                              | 品秩  |
|-----|---------|-----------------------------------------------------------------|-----|
|     | 庶吉士     | 翰林院見習                                                           | 未入流 |
| 京官  | 中書舍人    | 掌書寫誥敕、制詔、銀冊、鐵券等                                                 | 從七品 |
|     | 行人      | 職專捧節奉使之事                                                        | 正八品 |
|     | 博士      | 講定五禮儀式、請上填名祝版、填寫致齋日期於齋牌、大禮導贊其儀、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參與皇太子皇子冠禮、考定應謚者的行狀，擬定謚文 | 正八品 |
| 地方官 | 推官      | 掌理刑名、贊計典                                                        | 從六品 |
|     | 知縣      | 掌一縣之政                                                           | 正七品 |
| 科道  | 給事中     | 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 從七品 |
|     | 十三道監察御史 | 掌糾內外百司之官邪                                                       | 從五品 |

## 附表二：《雪濤諧史》士大夫笑話寓言

(選取有諷刺或嘲弄士大夫之意涵者)

| 主題  | 序號  | 篇名    | 士大夫身分                 | 主要寓意                     |
|-----|-----|-------|-----------------------|--------------------------|
| 鑽刺  | 3   | 割鬚應試  | 督學、士、生員               | 諷當時官宦汲汲營營於官位             |
|     | 24  | 行取充科道 | 進士、翰林編檢、中行、博士、推、知、庶吉士 | 諷刺追求官位者汲汲營營              |
|     | 39  | 持卷納袖  | 朱進士、二生                | 諷鑽刺而得官者                  |
|     | 129 | 雞肥冠落  | 生員                    | 喻生員似割雞，不怕身不肥，只怕冠（雙關「官」）小 |
| 不工文 | 5   | 一夥滑吏  | 翰林、驛丞、縣令              | 諷刺官員無才德                  |
|     | 19  | 生員博雅  | 中貴、生員                 | 諷刺中貴無學問                  |
|     | 26  | 千字文   | 進士                    | 諷當時讀書人腹內無物               |
|     | 32  | 督學談藝  | 督學、青衿                 | 青衿諷督學好談藝，但內容誇大不實         |
|     | 65  | 臨考臨乳  | 青衿                    | 諷士人知識鄙陋                  |
|     | 89  | 上下顏回  | 書生                    | 諷書生不勤學                   |
|     | 104 | 明故先考  | 青衿                    | 譏士大夫昏昧而不自知精進             |
|     | 111 | 不識屎字  | 蒙師                    | 諷蒙師學問不佳                  |
|     | 112 | 作文字   | 塾師                    | 諷塾師不知己陋，誤人之深             |

|     |     |       |              |                  |
|-----|-----|-------|--------------|------------------|
|     | 116 | 不知己陋  | 儒生           | 喻儒生學問不精，不知己陋     |
|     | 131 | 忘本逐末  | 士之學者         | 士之學者往往忘本逐末，而學不成  |
| 假道學 | 23  | 自標講學  | 貧生           | 諷刺假道學            |
|     | 50  | 菽粟布帛  | 理學家          | 諷襲剽文章者，不知文鄙      |
| 弄權  | 11  | 其嚴乎   | 嚴嵩           | 諷刺嚴嵩弄權           |
|     | 14  | 西席東床  | 驛丞           | 針砭當時官銜入印的現象      |
|     | 30  | 民田瘠腴  | 孝廉           | 諷刺孝廉與官員弄權，不知百姓疾苦 |
|     | 33  | 張二買紗帽 | 戶部           | 諷官人未明察秋毫         |
|     | 75  | 妄引律斷獄 | 郡從事          | 諷刺官員不諳文理，隨意判案    |
|     | 97  | 有眼無光  | 青衿、官人        | 諷官宦昏昧，未明察秋毫      |
|     | 141 | 縣官辦案  | 孝廉、縣官        | 諷官宦知法犯法          |
| 好名  | 18  | 天官翰林  | 翰林、吏部司務、好名之士 | 諷刺士人好名           |
|     | 62  | 過山虎   | 縣令           | 諷官人愛聽諛詞          |
|     | 126 | 求靴留記  | 縣尹           | 諷刺官吏為求虛名而立舊規     |
|     | 25  | 百官甬道  | 太學、百官        | 諷刺官員追求名利         |
| 貪汙  | 28  | 濫受狀詞  | 主簿           | 嘲主簿為受賄而濫收狀詞      |
|     | 94  | 假銀也收  | 官人           | 諷官員貪財            |
|     | 95  | 百金行賄  | 官人           | 諷貪官污吏            |
|     | 127 | 士人好打  | 士人           | 喻士人嗜財如命          |

|    |    |       |        |              |
|----|----|-------|--------|--------------|
|    |    | 抽豐    |        |              |
| 其他 | 7  | 中貴譏御史 | 中貴、御史  | 中貴與御史互嘲對方身分  |
|    | 15 | 棉塞耳不冷 | 王文成、朝士 | 諷刺朝士見他人升官而眼紅 |
|    | 56 | 羅中狀元  | 狀元     | 諷豪傑亦嚮往科名     |

## 參 考 書 目

### 一、傳統文獻

- 宋・朱熹：《大學章句集注》，收入氏著：《四書集注》，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 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39 年刻本，卷 80-81、91-93 配鈔本影印，第 150 冊。
- 明・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增訂本）》，長沙：嶽麓書社，2008 年，下冊。
- 明・江盈科著，黃仁生校注：《雪濤小說（外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明・楊慎：《升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 1270 冊。
- 明・開口世人輯，聞道下士評：《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臺北：天一出版社，1984 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 年。
- 清・沈佳：《明儒言行錄》，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 年。
- 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餘姚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據清光緒 25 年刊本影印。
- 清・簡朝亮著，趙友林、唐明貴校注：《論語集注補正述疏：附〈讀書堂答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3 年，中冊。

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武英殿本。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

## 二、近人論著

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

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考論》，瀋陽：瀋陽出版社，2005年。

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李富軒、李燕：《中國古代寓言史》，臺北：志一出版社，1998年。

周劭：《中國明清的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

林淑貞：《寓莊於諧：明清「笑話型寓言」論詮》，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陳蒲清：《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臺北：駱駝出版社，1992年。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

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黃慶聲：《解頤編：中國古代笑話專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

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鄭士有、王賢淼：《中國城隍信仰》，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凝溪：《中國寓言文學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

（美）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  
原著，蔡佳瑾審譯、吳松江譯：《文學術語手冊》，臺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出版，2012 年。

（英）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洪慧芳譯：《讓你瞬間看穿人心的  
怪咖心理學：史上最搞怪的心理學實驗報告》，臺北：漫遊者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瑞士）**Anna Freud**, *Das Ich und die Abwehrmechanismen*（自我與防衛機制），  
Wien: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36.

### 三、單篇論文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士風異動與士人社會責任的缺失〉，《史學月刊》第 8 期，  
2008 年，頁 90-101。

王天有、陳稼禾：〈試論明代的科道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9 年第 2 期，1989 年，頁 37-46。

吳恩榮：〈科考、遺才與大收：明代鄉試資格考試述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頁 96-103。

林淑貞：〈作者、歷史與「寓莊於諧」：明清「笑話寓言」創作意圖析探〉，《興大  
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6 年，頁 73-122。

展龍：〈明代廩生釋論〉，《社會科學輯刊》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頁 137-147。

袁紅、王英哲：〈從文化視角探討九頭鳥形象對湖北人形象塑造的價值〉，《湖北  
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2 期，2013 年，頁 218-220。

陳寶良：〈明代地方學校生員考試制度考述〉，《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頁 87-90。

黃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武陵學刊》第 33 卷第 5 期，2008 年，頁 69-78。

葉九如：〈明代笑話寓言對道學的批判〉，《電大教學》1998 年第 3 期，1998 年，頁 5-8。

劉禮堂、方正：〈人文重鎮形成的文化生態——以明代黃州府為考察中心〉，《江漢論壇》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頁 106-113。

#### 四、學位論文

王苑：《江盈科笑話集研究》，浙江：江蘇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高玉海先生指導，2012 年。

周坤：《江盈科小品研究》，江西：江西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碩士論文，李金松先生指導，2008 年。

徐敏：《江盈科小說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王恒展先生指導，2012 年。

張啟豐：《潘之恒及其品劇觀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戲劇碩士論文，陳芳英先生指導，2000 年。

陳昇輝：《晚明《論語》學之儒佛會通思想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高柏園先生指導，2003 年。

陳新怡：《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顏瑞芳先生指導，2012 年。

劉雅君：《江盈科小品文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李威熊先生指導，2012 年。